

西班牙媒体：感受身体和心灵的提升

【明慧网】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众学炼法轮功功法，深受市民喜爱，当地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也前来采访，并以大篇幅介绍了法轮大法。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却非常强大。在瓦德拉哈拉市中心的公园里，每周日上午十二点会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这里炼功的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升。”报道还说，“不管是老人、小孩、新或老学员，每个人都会很方便地接触和了解法轮功，来公园炼功的人从二十到六十岁的都有。教功人之一的



图：西班牙瓦德拉哈勒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对法轮功炼功点的报道图片

阿蒙黛娜说，她的愿望是弘扬这个在一百多个国家都在炼的法轮大法，将法轮功的美好告诉给更多的人。”

《Nueva Alcarria》也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又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让炼法轮大法的国家。”“中共政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

“你们是最棒的！”

（明慧记者波士顿报道）二零一年三月二十日，波士顿圣派翠克日（St. Patrick's Day）游行在爱尔兰后裔聚居最多的南波士顿举行，吸引数十万人观看。在五十多个军乐队及风笛队中，第五次受邀参加该游行的天国乐团是唯一的华人团体。主办方负责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最棒的！”

法轮功游行队伍首先是精神抖擞的法轮功学员举着“法轮大法”横幅，而后是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弘扬大法美好的横幅队、最后是受人喜爱的舞龙队。



图：天国乐团英姿飒爽，展现中华风采

苦难中的幸遇

【明慧网】天有不测风云，聪明美貌的大女儿突然有一天得急病离世了，我一下子被刺激得大病一场，休息半年。丈夫第一次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五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肺癌，动手术、化疗、输血过程中又染上了肝炎……我那时已经退休，陪他到各个医院治疗，自费到私人诊所，一天需要八十元的药费，那时他的工资每个月是一百来元，连续治了三个月，钱花不少，后来还是离开了人世。过了些时日，先后又送走了老父老母。二女儿在学校被同学打得鼻青眼肿，正好要毕业分配工作时她住院了，我每天忙得手忙脚乱，心烦意躁。我羡慕别人，有说有笑，轻松愉快，讲丈夫怎么好，孩子如何好。想想自己白活了，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病、苦、累，伤心流泪，觉得不公。

一天邻居到我家说：“今天晚上法轮功开班，师父录像讲法，咱们去看看吧！”那时我正想要治好我的一些病，已经学了三种功法也没有效果，于是我挺高兴地去了。连续听了九堂课，第一个班下来了，就觉得这个功太好了，会场上静悄悄的，都是祥和的心态，师父用浅白的语言，让大家都听得明白，讲的头头是道，句句是理，打动人心。我当时就觉得法轮功和其它功就是不一样，不但祛病健身，还能使人道德回升，从做好人做起，做更好的人，我感到这才是我要找的功法，要是早点学该多好啊！

我连续跟了几个班，精神倍增！通过炼功学法，收效很快，渐渐地我的膀胱炎、心动过速、咽炎、腰椎骨质增生、胃病、失眠都好转了，有的已经痊愈了。不动针药好了病，这不神奇吗？我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十八岁那年 神的福祉开始降临

【明慧网】七十年代末期出生的我，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被洗脑下生活，真是把古人留下的神传文化当成“迷信”。十八岁那年，命运因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开始改变。神的福祉不断降临，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例让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

上高三时面对中国大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试定乾坤”的高考政策，同学们真的是在拼命啊，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让我们连叫苦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多同学病倒了，还有的得了精神抑郁症，甚至一位女同学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死掉了。就在那时，我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转法轮》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我，随着不断读《转法轮》，我的身心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每天按部就班的上课，从不挑灯夜战，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精神上也总是很轻松，尤其是越临近高考精力越充沛。看着我节节高升的考试成绩，同学们都惊诧不已。

最后，原本考上专科学校都费劲的我竟然轻松地被一所不错的本科大学录取了，我真的感慨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入大学前我又幸运而及时地请到了一套法轮功书籍放在了行李包里（当时我家乡法轮大法书奇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和法轮大法永远也不能分开了。

升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按照常规是不允许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当时系里辅导员抱着反正谁也不可能过去，就当让大家感受一下考试气氛的想法把我们报上去了，最后我竟以全年级最高分，也是我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大一第一学期就以如此高分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

在以后的各类大小考试及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我都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我知道，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学什么都很轻松。

法轮大法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增智开慧，更使我和所有修炼者懂得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好的人，懂得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十年来真修者不会放弃修炼“真善忍”的真正原因。（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拾金不昧古今有

【明慧网】虎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捡到一个包，里面装有现金、票据和账本等。因路上车多人多，也不见失主来找，就先带回家再想办法。

到家后，经家人一详查，发现里面的现金有一千元，票据与本子上的电话号码及收据号码已大都被车碾得看不清楚。有失主的人名，但号码不清；有个电话号码，却没姓名。法轮功学员拨通一个能看清的号码，询问情况得知此人是失主的亲戚，便与那人说明了情况。

结果失主带着礼品来到法轮功学员家，法轮功学员验明他是真正的失主，就将包原物交还，然后给失主讲述了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法轮功学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好人。失主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非常高兴。兔年的第一天，失主给法轮功学员发来了一个短信：“拾金不昧古今有，法轮大法闪金光”。◇



在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中逃过一劫

【明慧网】天灾人祸防不胜防，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无奈。在您为地震、海啸心有余悸的时候，请听听在人力不能及的灾难中逃过一劫的人们的故事吧。

二零一零年八月七日晚，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区发生了泥石流，我的小儿子和侄女逃过一劫。

我的小儿子经常给我念法轮大法书，并退出了中共组织（退党、退团、退队，即“三退”）。泥石流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和几个同事值班，这几个人中有一个也听过法轮功真相，看过真相光盘。泥石流突然滚滚而来，将房子冲毁，我儿子被冲到卷柜上，那个明真相的同事也被冲到卷柜边上，我儿子使劲把他拉了上去。

这时房子已被泥石流填满，仅剩下一个风窗口。儿子试探着将身子钻出去，可脚底下松软，站立不住。就在这危急关头，一缕电线掉在他面前，他抓住电线和同事一起先后往上爬。爬到二楼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就从阳台上爬进这户人家，将一对老年夫妇救了出来。等他们都出来，房子被毁，另外三个同事再也没见到。

我的侄女家在泥石流主道上。泥石流来时，周围的建筑物都被冲毁，她家住的那栋高楼被冲得变了方向，一至三楼被泥石流冲透，侄女家的邻居跑过来被冲走了，而侄女和孩子吓得蜷缩在床上呼救。他们的喊声被楼上的法轮功学员听到后将他们救了上去。

朋友们，快快了解法轮功真相吧！◇

双城市新兴乡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事实（连载）

（接上期）

王亚丽撒真相传单被迫害

我叫王亚丽，是双城市新兴乡新民村的法轮功学员，今年四十五岁。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晚上，我和同修撒完资料，我送她回家后，被跟踪的人抓捕。乡政府叫谭三的人打电话叫来警车，把我押进警车，拉到乡派出所。还没下车，乡政府书记张云龙打开车门拽着我的头发一把抢下车，连喊带骂，雨点般地扇耳光，真象个魔鬼。他们问不出我的名字，就把我关在二楼里，用手铐扣在暖气管子上。警察郑成林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这个反党反革命，到这还不老实。”说罢，对我一顿毒打。警察孔庆满让我跪下，我不理他。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怎么能向坏人屈服！我不跪！孔庆满暴怒地推倒我，一顿毒打，然后扒下我的鞋，用白塑料管抽打我的脚心。我当时被打得脚失去知觉。孔庆满用足了劲，用塑料管抽打了四回，不知打了多久。孔庆满累得气喘吁吁，打不动了，却无人性地说：“你这小子真扛打，要不看你个小，非得给你吊起来打不可。”多邪恶啊，这就是人民警察，非但不保护老百姓，却像土匪一样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可悲呀！

派出所的宋久伍认出了我，他领人去抓我丈夫。先是编谎言说在我身上搜出了传单，蒙骗我丈夫承认我撒真相传单，然后又绑架了我丈夫，他也是法轮功学员，后被罚款两千元放回。

八月十六日，孔庆满编造事实，然后把我强行送到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天，我才被放回。期间被迫交罚款五千元，伙食费一千元。

以上就是我因给村里人撒真相传单所遭受的绑架、迫害、关押和罚款。

张国余所遭受的迫害

我是双城市新兴乡新英村张国余。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六日我去北京证实大法。我们一行八人到天安门广场后，排队炼功。便衣警察马上就冲了过来，猛打我的右臂，并强行把我们拖上警车，送到前门

派出所。他们把我关在大铁笼子里，晚上由双城驻京办事处的人又把我绑架回到双城第二看守所。在回来的车上恶警张云龙说：回双城后，我扒你的皮。

在双城第二看守所里，恶警指使犯人唐三打我，对着我的前胸猛踢，打完后，有一恶犯问我：还炼不炼？我坚定地说：炼！他们就继续打我。在看守所关押七天后，罚我二千五百元钱，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三，村支书伙同乡恶警孔庆满、于振波白春武等人把我又一次绑架到新兴乡敬老院洗脑班进行迫害。在洗脑班我绝食四天，家里人哭喊着要人，后来把我带回来了。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九，以孔庆满、白玉桥为首的十多个人，晚上七点左右闯入我家，又强行把我带走。我妻子拼命阻止，被恶警白玉桥打的脑部青肿，腿也被踢坏了。有人上前劝阻，白玉桥才罢手。之后把我劫持到新华洗脑班，刚到那，孔庆满照我的脸部猛击一拳，把我的牙打活动了，并出了很多血。然后把我关到屋里，叫我对墙站着，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初十的晚上，白春武、刘继斌、于振波开始对我进行迫害。刘继武把我带到办公室，拿出一张报纸叫我念，上面全是造假的诽谤大法的。我没有配合，坚决不念，白玉桥过来对我左右开弓连续打我的耳光。之后又把我拽到女法轮功学员门前叫我念，我还是不念。白玉桥又打了我三十多个耳光。打得我两眼发花，把我送回了囚室。半夜十二点左右，又开始对我进行新一轮的迫害。扬言不写三书，一宿不让你消停。刘继斌又叫我到办公室，白春武、郭伟东二邪恶说：我们都是亲戚，你就写三书，我们就不折磨你。我仍然坚持不写，然后他们把我按到床上，扒下我的鞋，用竹板子打我脚心，打了很长时间，打得我脚不能沾地。疼痛难忍，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毒打了，违心地写了三书。这不是我的本意，是邪恶逼迫强行的，我坚决不承认这些。

过了两天，白春武叫我们看天安门自焚的电视，我们都知道那是造假的宣传。但他们还是硬叫我们看，给我们洗脑。晚上把我扒光衣服，用手铐把我吊到二层床的上梁上。用小白龙管装沙子，毒打我的后背。打了我有十分钟，背部肿了很高。成了黑紫色，手腕子被手铐

勒得都进到肉里，到现在还能看见伤痕。

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为我送吃的去，被白玉武等人全部扣留，真是没有人性。在此前后非法关押我共计四十五天。

赵海欣在北京被迫害的事实

我叫赵海欣，是双城市新兴乡新民村人，今年四十四岁。

以下是我去北京证实大法遭受的迫害。

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当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后，我心想我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我师父清白。于是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上北京上访。我走上了天安门，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很快就被警察抓捕，强行送到前门派出所关进铁笼子，晚上送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待了一个多月。我不报姓名和住址，遭到警察的电棍电击。后被送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在这里，长时间遭体罚，不让睡觉，看诬蔑大法的录像，被逼迫写“三书”，被邪恶转化。

一个多月后被送到北京调遣处。在二零零二年又被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在这里，狱警不让睡觉，连眼睛都不许闭上，连着五天五夜不让合眼，还要写所谓揭批大法和诬蔑师父的文章，写心得。结果身体承受不住，吐血，才不罚站让睡觉。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检查，得了胆结石。这时我瘦得皮包骨，浑身发青。又转到一小医院治疗，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回劳教所五大队。

我于二零零二年三月十日被释放回家。我现在回想起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受的痛苦折磨还心里流血，痛苦难忍。这就是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发生着的邪恶的江泽民集团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肉体的迫害。

——（连载完）



央视的“精彩”对话和被质疑报道

日本大地震后中共央视新闻台进行报导，或许是为了让新闻更具现场感，节目设计了一段主持人与驻日央视记者的电话连线对话，其中一段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见识了央视记者造假到了何种地步。

那段连线对话是这样的：主持人询问前往日本灾区的女记者公路情况如何时，记者说：“我们过来的路上较顺利，不过听说公路交通拥堵瘫痪了”。随即，主持人提到了刚刚公布的日本仙台发生6级余震的新闻，该记者马上应道：“是啊，我脚都站不稳、头发晕……”。大概主持人意识到了什么，很快便问道：“你到底在哪儿？在仙台吗？”记者应道：“啊……在京都。”“京都也有余震吗？”记者的回答很可笑：“还好，没什么感觉。”

读罢，见怪不怪的人或许呵呵一乐：央视的新闻有谁信啊？！

记者敢于造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中共媒体所谓的现场报导、



图解：这是央视“焦点访谈”对“自焚”报道的镜头：李玉强正在采访小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四天后的刘思影，说话声音清晰，还能唱歌。

一些医学界人士指出这完全是在造假。烧伤者必须在无菌室接受治疗，严防感染，否则有生命危险，李玉强却不穿防护服，还拿着满是细菌的话筒近距离采访；而且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要通过声道下面的插管呼吸，根本不能正常说话。

尤其在敏感问题上，大多是提前策划好或者延迟几秒甚至更长时间才报的，其根本原则就是“政治上正确”。在此

机制下的央视记者，自然首先要求的不是记者素养，而是“政治上过硬”；要求的不是首先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而是要听从“党的命令”。如此思维的记者，自然学会了如何包装新闻，如何说谎而毫不脸红。这样的记者在央视并不罕见。

比如，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记者”李玉强，在报道所谓“天安门自焚”时漏洞百出。李玉强不仅在天安门广场采访警察，而且在医院采访“自焚者”。此后，在中共编造的一系列抹黑法轮功的欺骗宣传中，“李玉强”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然而奇怪的是，她从不敢正面示人，电视采访总是使用她的侧面、背影或黑光遮掩，不少民众因此质疑此人的真实身份。2011年初，有人披露，称李玉强并非央视编制内人员，而是由中共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指派之人。连央视“政治过硬”的记者都不信任，可见李玉强绝非“等闲人物”。

（文/刘晓）◇

从历史典故看起誓要慎重

【明慧网】誓，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誓言、起誓的意思，大意是用庄重的言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遥远的古代，只有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能“戒誓”。如祭祀、出征等。起誓的目的，就是向神灵表述遵守戒训的决心，古人对待立下的誓约是极慎重的。追溯起来，“誓”文化在中华历史上有很深的积淀，也留下了很多典故。

《左传》中就有郑庄公掘地见母的故事，就是郑庄公因为母亲纵容弟弟干坏事，他在极度愤怒下对他母亲姜氏起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说我这辈子不想见你了。可是后来他平静下来之后，非常思念母亲，感到非常后悔，可是无法背弃自己的誓言。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挖一个地道，掘地出水，在地道中和你母亲相聚，不就不算背誓了？他非常感激给他出点子的这个人，欣然照做。这个典故也成为了千古美谈。

九五至尊的皇帝，尚且如此慎重对待，可见中国古人对起誓的极端重视。正因为如此，民间就有讲究，不能随便发誓。因为誓词一出，天地鬼神共鉴，如态度言行不端，定会招来无妄之灾，如自食誓言，灾报恐怕会更加严重。

在西方，也有圣人教导让人不要随便起誓的文化。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教导人们不能随便发誓，以防被恶人利用去做坏事。东西方的圣哲们，对“誓”的



图：美国旧金山举办声援九千万三退大潮游行集会

庄重态度，竟然如此吻合。

现实中，作恶多端的中共，在招募其党徒时，竟然必须右手握拳立毒誓，为其贡献一生，奋斗而死，才能通过加入中共的门槛。

这些誓词总体来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死结。中共与天斗，破坏自然；与地斗，毁灭生态；与神斗，残害信仰；与人斗，灭绝人性；与文明斗，灭绝文化；与百姓斗，苛暴压榨……可见，加入中共者的起誓肯定不是给天、地、神、人任何一个对象的誓言，那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对魔鬼的立誓。这就是一个中共党徒将自己生命的所有交给魔鬼的卖身契。

从这一点看，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意义重大。（文/燕云）◇